

汉语论集

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论集》编委会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汉语论集

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论集》编委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论集/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论集》编委会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4

ISBN 7-80153-263-5

I. 汉… II. 中… III. 汉语—研究—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121 号

书 名: 汉语论集

编 者: 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论集》编委会

出版策划: 方 鸣

责任编辑: 曼 嫫

装帧设计: 刘林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99 千

印 张: 13

印 数: 1—3000 册

印 次: 2000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53-263-5/G·154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 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 刘广和(1)
- 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 刘广和(12)
- 试论唐代长安音重组
- 不空译音的讨论…………… 刘广和(29)
- 《大孔雀明王经》咒语义净跟不空译音的比较研究
- 唐代中国北部方音分歧初探…………… 刘广和(41)
- 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 刘广和(58)
- 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韵母系统…………… 刘广和(70)
- 厦门话声调的声学特性分析
- 从单字调到双字联词变调…………… 郭锦桴(89)
- 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 劲松(115)
- 量词“个”在数词后面的变读…………… 焦立为(136)
- 关于“为·之·名”、“夺·之·名”的几点看法…………… 殷国光(146)
- 古汉语中的“请”字句…………… 殷国光(162)
- 《吕氏春秋》词类研究概说…………… 殷国光(180)
- 《吕氏春秋》句子的界定(“《吕氏春秋》句型研究概说”之一)…………… 殷国光(194)
- 关于《吕氏春秋》句型研究的若干问题
- (“《吕氏春秋》句型研究概说”之二)…………… 殷国光(222)
- 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 周生亚(240)
- 试论文言中“之”的词性…………… 李林(260)
- 汉语完句成分初探…………… 贺阳(273)

试论短语自主成句所应具备的若干语法范畴	黄南松(287)
三种定语、三类意义和三个槽位	张卫国(299)
名词性短语:定语的类型和指称能力	张卫国(310)
存现句及语义解释	张卫国(321)
复合结构刍议	张卫国(334)
普通话的词调:用计算机进行的考察	张卫国(345)
句法语义范畴的若干理论问题	胡明扬(364)
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分类系统	林杏光(383)
现代汉语槽关系语言工程的设计	林杏光(392)
汉语述语动词框架分类及其语义限制	张庆旭(402)
后记	(411)

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

刘广和

本文对照梵文原本整理出不空的汉译梵咒材料,适当参证汉藏对音、日译汉音和现代关中方音材料,讨论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

一、声纽对音情况

1. 唇音 帮组 补(帮)pu 普(滂)phu 伴(并)bhan 弥(明)mi、bi

非组 废(非)vi 发(非)pha 奉(奉)van 尾(微)vi、bi
全浊对梵文送气浊音,鼻音声纽对梵文鼻辅音、不送气浊音,帮非两组有别,这几点在后面专门讨论。

2. 舌音 端组 多(端)ta 他(透)tha 地(定)dhi 努(泥)nu、du
来纽 罗(来)la 啰(来)ra 用带口旁的字表示“弹舌呼之”的 r 音。

知组 知(知)ṭi 耻(彻)ṭhi 茶(澄)ḍha 膩(娘)ṇi、ḍi
泥娘二纽对音不同。

3. 齿音 精组 左(精)ca 蹉(清)cha 渐(从)jan 斯(心)si
章组 者(章)ca 车(昌)cha 善(禅)jan 奢(书)ṣa
秫(船)śud

日纽 日(日)ji 惹(日)ja、nya

庄组 𠂔(初)k_ʃu 沙(山)ʃa 不空一般读 k_ʃ为二合音,如 k_ʃa 音对乞洒二合。但是 k_ʃan 对乞创二合,创字当依连声法读为塞擦音,如同玄奘音 yak_ʃa 对作药叉。初纽读卷舌的舌尖音 t_ʃh。

精章两组汉字同对梵文 c 组音,从禅日三纽同对 j 音,该如何理解?

4. 牙音 见组 高(见)kau 企(溪)khi 伽(群)gha 仰(疑)ŋa
 诃(疑)ga
5. 喉音 虎(晓)hu 户(匣)hu 壹(影)it 炎(喻三)im
 野(喻四)ya

晓匣二纽同对清擦音 h 以及影响音值都要专门讨论。

二、声纽问题讨论

1. 全浊声母送气不送气

这是音韵学上争论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唐代长安音全浊声母只有一套,研究送气是为浊音清化产生的那部分方音(客家话)溯源。

请看一个统计材料,它反映了密教的重要经典《大孔雀明王经》汉译密咒里全浊声母(群、定、并三纽)字的全部对音情况:

群纽字对 gh 九次,定纽字对 dh 四十六次,并纽字对 bh 三十二次。共二十三个汉字,对音八十七字次,全部对送气浊塞音。梵文 g、d、b 一律用长安音鼻声母字对音。

通观不空全部对音材料,全浊声母字少数情况下也有对不送气浊塞音的,统计表明大势。

这种对音情况只能作一种解释,全浊声母送气自然而然对送气浊音,鼻声母浊塞音成素对不送气浊音。

不空给梵文字母的注音(《文殊向经字母品》大正藏十四卷

第 509—510 页)对这种说法有利。东晋法显用“重音”强调送气,比如 ga 伽、gha 重音伽,显出汉语伽字正常读法是 ga,不送气。不空用全浊字对送气浊音就没有这个标记:

ga 戛上(疑) da 拿上(娘) da 娜(泥) ja 惹(日)
 gha 伽去(群) dha 荼去(澄) dha 驮去(定) jha 𪛗才𪛗反(从)
 ba 么(明)
 bha 婆去(并)

伽荼驮婆等全浊字下的“去”字,跟戛𪛗等字下的“上”字一样,涉及声调问题,似乎同送气与否无关。kha 佉去、tha 佉上等送气音对音字下注的是“上”,不是“去”^①。

不空为了反映正音宁肯拿两三个汉字对梵文一个音节,比如娑嚩二合对 svā;为了区别梵文的长短音,对长音就在汉字下加“引”字标记,𪛗嚩拿去引南引对 garudānān 里头,拿去引对 dā,南引对 nān。他建立的对音体系十分严密。要是长安音全浊声母不送气,用它对梵文送气浊音的时候,不空一定加特别的标志。

他用来对送气浊音的全浊汉字多到七十一个,其中很多字是前代译经师没用过而又不怪僻的字。比方,并纽的三十个字:步部菩盘朋婆便鼻苾比毗勃渤跋伴畔脾鞞频瓢骠牝蟠陞脍避辮弊偈仆。

他大量用全浊字对送气浊音,又不加标记,合乎逻辑的理解就是长安音全浊声母送气。

罗先生分析八世纪前后的汉藏对音材料《大乘中宗见解》,发现全浊声母大部分变为次清,于是推定读浊音的时候就送气。他的理论在我们的材料里得到证明^②。

如果不是笼统谈中古音,单说长安音,那么,全浊声母送气。

2. 鼻声母有没有塞音成素

鼻声字母“那”对 na 或 da,这是可以从两面想的现象,或者

出于天竺方音,或者出于长安方音。我们考虑,是长安音鼻声母滋生同部位浊塞音,么读 mba,那读 nda。么 mba 含有 m、b,所以么能对 ma,也能对 ba。这个学说得说清两个问题。一、在一篇咒里,同一个汉字既对鼻音又对浊塞音,通过汉译学诵咒的人怎么断定见了汉译读哪种音呢?看汉字下有没有小注,么对 ba 无注,对 ma 一般要注“鼻声”、“鼻”,强调 mba 里的鼻音成素。举例说,尾么鼻声黎 vimale,么鼻声对 ma。实际上,密宗传咒“声含长短,数有轻重……终须师授方能愜当”。恐怕这也就是有些篇咒开头的汉译有这样的小注而后面让钞手略去的原因。二、有的鼻音字只对过鼻辅音没对过浊塞音,如何理解?可能是有相沿成习的译音传统。比方《大孔雀明王经》有摩莫谟目母慕等字只对过 m,没对过 b,查查前代译经师的译音材料,鸠摩罗什、僧伽波罗、闍那崛多、玄奘、菩提流志和善无畏这些高僧,他们都拿这几个汉字只对鼻辅音音节。不空用这几个字只对鼻音是沿用旧习。

罗先生考古,白涤洲先生察今,都发现了类似 mb 的读法^③。

其实,汉译的小注本身就是有利的证据。汉语鼻音字对浊塞音不加注,对鼻辅音倒缀上“鼻声”,这就说明长安音鼻声母不是纯鼻音,有浊塞音成素。

鼻音字对鼻辅音、浊塞音的出现条件是什么?法国学者马伯乐最先提出一个理论:不空用有鼻音尾的鼻声母汉字对梵文鼻辅音,用无鼻音尾的对梵文浊塞音^④。照他说,难字才对 nan,那字才对 da。实际上,反证材料太多了,无鼻音尾的那字也对 na,有鼻音尾的难字也对 dan。《大孔雀明王经》(字表从略)有鼻音尾的汉字 16 个,对音 165 字次,其中对鼻辅音 139 字次,对浊塞音 26 字次;无鼻音尾的汉字 35 个,对音 538 字次,其中对鼻辅音 297 字次,对浊塞音 241 字次。马伯乐理论有偏差,主要原因是占有材料少,他研究问题涉及的译音汉字一共 36 个,不到不

空译音用字的5%，加上他把无鼻音尾汉字牟、亩对 mu 这样的事实当成例外排除了，自然要出错儿。我们认为，长安音鼻声母有浊塞音成素，它既能对梵文鼻辅音，也能对浊塞音，有鼻音尾的鼻声母由于共鸣作用而鼻音成素突出，所以较多地对梵文鼻辅音。

3. 唇音分化，轻唇声母音值

帮 p 滂 ph 并 bh 明 m、b 非 v、ph 奉 v、b 微 v、b
重唇帮组跟轻唇非组显然已经分开。

日译汉音一般认为是记录八世纪左右长安一带北方地区汉语音，它就是明微二纽有别^⑤：

明纽 满 man 命 mei 曼 ban 密 bitu 谋 bou

微纽 问 bun 妄 bau 万 ban 微 bi 武 bu

明纽字读 m 或 b，微纽字只读 b，二者分化了。

罗先生研究汉藏对音，邵荣芬先生研究敦煌俗文学别字异文都发现了唐西北方音有唇音分化^⑥。

非纽有废字对 ve，发字对 pha。从废发二字对音可以推测非纽可能是唇齿部位的送气清音。汉藏对音非纽富字对 phu，非字对 phyi，跟梵汉对音描写一致。

敷纽对音无字，黄淬伯先生考查不空的弟子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所记秦音“非”“敷”交切^⑦；汉藏对音非敷奉不分。

在目前找不到证据说明当时非敷纽读 f 的情况下，罗先生拟的破裂兼摩擦的唇齿音 pf 可以信从。因为梵文的 v 原读双唇，到唐代已经变成唇齿音（见《悉昙藏》五卷）。

奉纽通常拟成 bv，跟梵汉对音一致。

微纽，马伯乐和罗先生都认为有鼻音成素，这在我们的材料里找不着证明。下面是《大孔雀明王经》里微纽字对音情况：

汉字	微	尾	味	舞	务	嘑	鞞
梵音	b v	b v	b v	b v	b v	b v	b v
次数	2	33	2	1	3	5	225 10

它们不对鼻辅音，跟奉纽混同，也该拟成 bv。

4. 知组音值

知组对卷舌的舌尖后音，密咒材料再次证明罗先生《知彻澄娘音值考》的结论不错。

娘纽有没有？有人认为它是字母家硬造的。译咒里娘纽可是卓然独立，不空给字母的注音也很清楚。

娘_上 ña 拿_{鼻声呼} ña(《文殊问经字母品》)字母注音娘纽对 ñ、ñ, 不对 n。译咒的泥纽宁 ne、南 nan 等二十八个字全部对 n, 不对 ñ、ñ。

现代关中方言在 iy 前头都是〔ɲ〕, 没有 n 音。密咒里娘纽字多在 iy 前头对 ñ, 如膩 ñi, 拧 ñi 等。唐代长安音娘纽照理该读 ñd。

注音的娘_上 ña 也好理解, 听觉上 ññ 音色更接近一点儿。密咒里娘纽有的字个别情况也对 n, 原因有二。第一, 听觉偶而混淆或者钞刊之误; 第二, 这些字当时也许是有 ñ、n 两读, 《集韵》有例:

喃 女咸切(娘) 那含切(泥)

梃 女履切(娘) 乃礼切(泥)

唐长安音假如是这样, 它们就能 ñ、n 两对。

5. 精章为什么同对 c 音

不空用精组、章组同对梵文 c 组音, 陆志韦先生考虑过韵母互补, 猜想是不是章组属三等, 有介音而元音过窄, 对宽元音就用了一等精组字?^⑧这个学说跟客观材料不合:

梵音 candra · cukke cchinda

汉字 战(章) 祝(章) 瞋(昌)

赞(精) 鍤(精) 新(清)

梵文同一个音节,精章两组抢着对音,是“重出”,不是互补。问题不在韵母身上。

以下两方面材料说明长安音精章应当有别。

汉藏对音反映出吐蕃人听唐西北方音精组读如藏语 ts 组,章组读如藏语 tʂ 组:

将(精)tsjo 翠(清)ts'we 情(从)dze 写(心)sja

振(章)tʂin 唱(昌)tʂ'o'o 市(禅)ʂi 实(船)ʂir

现代关中方音精章庄三组的字都有一些读 ts 组音的,看大势,精庄两组大部分字读 ts 组音,章组多数字读卷舌的 tʂ 组音,精章两组有区别:

兹(精) 遮(章) 操(清) 车(昌) 蚕(从) 蛇(船)

西安 tʂl tʂle ts'au tʂ'le ts'ã ʂle

渭南 tsl tʂle ts'au tʂ'le ts'ã ʂle

另外,密咒对音精章两组塞擦音固然难分,摩擦音可对立,心纽对 s,书纽对 s',这也能算是蛛丝马迹吧。

6. 日船禅从邪五纽

日、禅、从纽对 j,船纽对 s',邪纽无字。

从禅两纽混,属于精章对 c 一类现象,照我们上头的说法,从纽该读[dz],禅纽该读[dz']。

船禅是否两纽,历来聚讼纷纭。周祖谟先生考证《玉篇》、《经典释文》有禅无船,白涤洲先生说《集韵》船禅相混^⑥,《守温韵学残卷》三十字母有禅无船,这都能证明船禅为一。陆先生考证《广韵》船禅不混,《切韵》船云互补,关中方音船母字变清擦音,他主张船禅为二,禅纽读塞擦音,船纽读擦音,两者在韵图上的位置

应当掉个儿。

密咒对音船禅两纽无一字混淆，船纽秣字对 *śud* 为清擦音，对陆先生的学说有利。可惜船纽字对音只有一个秣字，虽然出现二十几次，可总是个单文孤证。但是后汉船纽秣字对 *ṣit*，可以算很硬的旁证^⑩。

日纽字一船对 *j*，其中尔字也对过 *ni*，惹字也对过 *nya*。唐代宝月和尚说 *jñāya* 读“尔_{吴音}若_{汉音}野”，日译汉音尔字读 *j*，日译吴音若字读 *ñ*。日本人把 *j* 转写为 *z*。如果考虑到尔惹等字对 *n* 反映出有鼻音成素，那么，日纽音值应当是 *ndz*。

7. 晓匣影喻四纽

梵文 *h* 是清擦音，浊音匣纽混入清音晓纽同对 *h*，这是浊音清化的结果。匣纽对音字二十四个全部对 *h*，彻底跟晓纽合流，好像在浊音清化运动里擦音跑得最快。

浊音清经在汉藏对音里头也有表现，敦煌俗文学别字异文证明全浊声母已然消失。不空时代长安音浊音声母有清化现象，还没消失。

影纽字对梵文没有辅音开头的音节。影纽平声字今天读阴平，可见它中古是清辅音，不是元音（元音是浊音）开头的零声母。一般拟为清喉塞音 *ʔ*，可以赞成。梵语没有 *ʔ* 音位，因此对音不计。

喻四（以母）对 *y* 清清楚楚。

喻三（云母）对音只有一个炎字。炎字很怪，在曩迦唎炎_{二合} *nakarim* 里，炎对 *im*，所对辅音难以判断。《王仁昫刊缪补缺切韵》平声炎字有以瞻反（喻四），又音于淹反（喻三）；去声炎字有余念反（喻四），又音于产反（喻三）。《切韵》炎字归属难定，对音炎 *im* 归属最好是暂置勿论。喻三通常拟成 *ʃ*。

三、唐代长安音声母表

庄床邪敷四纽无字，船(神)喻_三(云)二纽不能确证，这六纽音值只能推论，加()标明。

见 k	溪 kh	群 gh	疑 ŋg	
端 t	透 th	定 dh	泥 nd	来 l
知 t̚	彻 t̚h	澄 d̚h	娘 n̚d	
精 ts	清 tsh	从 dz		心 s (邪 z)
(庄 t̚ʂ)	初 t̚ʂh	(床 d̚ʂ)		山 ʂ
章 t̚ʂ	昌 t̚ʂh	禅 d̚ʂ	日 nd̚ʂ	书 s̚ (船 z̚)
帮 p	滂 ph	并 bh	明 mb	
非 pf	(敷 pf)	奉微 bv		
影 s	(喻三 ʂ)	喻四 j	晓匣 x	

我们最近看到《周隋长安音初探》(《语言研究》1982年第二期)，文章用梵汉对音研究长安音，但是它没有唐代西北方音鼻声母对浊塞音等特点，这一点引人深思。

《初探》求出的汉语声系跟初唐玄奘的汉语声系一致，跟八世纪义净的汉语声系也一致。玄奘是隋大业末年出家的和尚，他是河南人，由天竺回国后在长安主持译事，拿他的译音材料可以考察中原音。义净是山东(齐州)人，他的汉语声系跟玄奘一致，也属中原音。由玄奘、义净的译音证明，中原音从隋末到初唐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说《初探》反映了长安音，那么，《初探》采取了由隋入唐的达摩笈多的译音材料，这就等于说初唐长安音同中原音没有大区别。可是《切韵序》说“秦陇则去声为入”，西北方音明明有特点。

从另一面讲，说在长安译经一定用长安音，似乎跟史实难

合。《开元内典录·五》载：“仍敕崛多，专主翻译，仍移法席，就大兴善。更召沙门达摩崛多，并遣高天奴、高仁和兄弟等同翻。又增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高天奴兄弟等助，沙门明移、沙门彦琮重对梵本，再予复勘、整理文义……”《续高僧传·达摩笈多传》说：“有沙门彦琮，内外通照，华梵并闻，预参传译，编承提诱……。”《彦琮传》说：“释彦琮，赵郡柏人人也……友……辛德源……薛道衡……其年西域经至，即敕翻译……”。彦敕是赵郡人，好友辛、薛是在陆法言家讨论修《切韵》的。用这样的助手（实际是起初稿人）译出的经，说是长安音，太冒险了。

达摩笈多在洛阳译《菩提资粮论》（大正藏 1660 号）有“毗摩罗吉利帝”*vimalakirti*，到长安译 1017 号有“毗摩隶”*vimale*，用字和在洛阳一样。可是同一个 *svāhā*，1093 号作“苏波呵”，1354 号作“莎波呵”，前后不一致；1334 号“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全袭旧译。这样的材料能否代表一个一致的长安方言？

.....
附注：

* 天竺经师不空（公元 705—774 年）在中国生活近五十年，其中四十年一直在西北地区，主要在长安，从事译经，《大藏经》说他“善唐梵之言”（大正藏一九卷 415 页）。本文采用的不空译音材料取自大正藏一四、一八、一九、二〇、二一卷。

① 不空《瑜伽金刚顶经字母品》大正藏一八卷 338—339 页。其中 *bha* 婆去重多一“重”字，跟法显的字母对音小注相同。不空的“婆去重”之“重”字当为钞刊衍文，根据有二：一全浊字伽去、茶去、伽去对送气浊音，惟婆字下多“重”字，是自乱其例；二查《大孔雀明王经》里婆字共有 5 次对 *bha*，无一处下加“重”字。

②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27—29 页。

- ③同②，见 29—30 页，143 页。本文的汉藏对音材料悉出此书，后不再注。
- ④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PAR H. MASPERO 30—32 页 马伯乐 《唐代长安语言考》。
- ⑤本文的日译汉音材料出自日本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后不再注。
- ⑥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
- ⑦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 ⑧陆志韦《古音说略》。
- ⑨周祖谟《问学集》上册。白涤洲《集韵声类考》。
- ⑩俞敏《反汉三国梵汉对音谱》。

(原载《语文研究》1984 年第 8 期)

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

刘广和

天竺和尚不空(公元 705—774 年)在中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时值盛唐。他在京都长安一带从事译经四十年来,“善唐梵之言”,梵咒汉译采取了严密的对音体系,形成“不空学派”(H. Maspero 语)。用他的梵汉对音材料可以考察李白、杜甫、白居易时代的长安音^①。

声母的讨论已经发表,本文只谈韵母和声调^②。

韵母系统

一、介音

1. 前颚介音

可以确证普通三等韵有 i[ɨ]介音。例如:

者 cya 奢 śya 瓢 bhyo 便 bhyan 捻 dyam 略 lyāh

也有三等字对不带 y 的音节,大致是以下四种情况:

(1)、如君 kun、坚 kan、欠 khan、伽 gha、虞 gu 等。属于牙音三等字。牙音三等既对带 y 的,也对不带 y 的,如迦 ka、kya。这是唐代或者稍早的梵语把古印欧语 k 组的发音部位前移,往 c 组靠近,发音过程滋生近似 i 的过渡性介音,如信范《悉昙秘传记》无字注 ka、kya 两读^③。

(2)、如者 ca、车 cha、树 ju、舍 śa、娘 ña 等,属于舌面音。不